

孙诒让书札辑录（中）

孙延钊辑 张宪文整理

与惠卿、雅周书

（光绪二十八年）

惠卿、雅周仁兄姻大人阁下：前承惠临畅谈，欣慰何似。顷贵乡诸君子有购书报之议，其意甚善。际此时局万分危迫，非变法废科举，中国万不能自立。倘变法废科举，则吾里旧日老先生八股之学，必无侥幸之望，此义在闾通如诸君，亮早洞悉。顷黄仲弢兄亦另函详陈，无俟弟之缕述也。书报之会，为他日乡学堂之基础，创办之难，与弟客腊创城内学堂相同。贵乡人才济济，意见不合，自不能免，总望各泯畛域，成此美举。两兄尤为北乡之望，务祈剴切劝谕，协力同心，为地方开智储才，是为至禱。至乡宾兴款，专为科举而设。今武科已停，文科亦必不出十年，何必惜此区区。即城内学堂，亦提宾兴五成，去冬阻之者群起，弟力持之，幸得如议。切祈勿再坚持不提之论，倘荷允行，请即将簿册付提。近来申江书价大涨，早一日便可便宜一分也。至如何办理，弟已劝张、薛诸君与北乡绅董和衷商酌，必不偏存私见，据渠云，即统由北乡办理亦无不可，足徵其无成见。要之，总在此举办成，无论南北，均可互相资助。倘有应派执事，尽可合一公地，妥为商议，以求无弊。弟意似可南北乡均公举两人，管理书报银钱，互相稽查，以免藉口，则群疑自可涣然冰释，想诸君必以为然也。贵乡诸友，不及一一致函，祈费神代为致意是幸。手此，即颂台安，伏祈鉴察，不宣。弟孙诒让顿首。初十日。

录自馆藏钞件。按：瑞安普通学堂筹建于光绪廿七年

冬，次年正月二十日开学。书言“客腊创城内学堂”，则此书当作于光绪二十八年

复张相国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

武昌张中堂夫子钧鉴：昨为越事电禀后，旋奉电谕，敬悉。存古总教，本非衰庸所敢任，重承师谕，敬当勉遵。礼部闻已奏派，未便固辞。而温师范学校经手未竣，现觅人接办，计非冬初不能成行。闻觐光在即，朝野渴望司马，入都时容面请示。事关奏派，驻鄂一节，恐难自由，俟到京再决定。越事仍希主持。让
·简。

按：南皮张之洞，同治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孙氏出其门，时晋协办大学士内召。《孙谱》卷七：“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革命党人山阴徐伯荪锡麟在安庆枪杀皖抚恩铭，即以身殉，事连绍兴大通学堂，堂长秋瑾被捕，浙江巡抚张曾敭，为广雅（张之洞）犹子，公闻秋瑾被执，立即电鄂，力请广雅密示曾敭，设法营救。事未果。电文所称越事，指此。

附录一 张之洞致孙诒让电 致瑞安孙仲容主政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已刻发）

闻礼部奏派足下充礼学馆总纂，计必赴召。鄙人因世衰道微，正学将晦，特于鄂省奏设存古学堂，延聘海内名儒以为师表。足下经学淹贯，著书满家，实为当代通儒之冠，窃欲奉聘来鄂，为此堂总教，以惠士林。惟京师现正虚席相待，可否请半年留京，半年住鄂。如礼学馆总纂事繁，或携至鄂办理，或即以三个月住鄂，固亦甚好。堂中尚有协教分教各员，分任教课，劳剧之事，不以相烦，但望到堂时开导门径，宣示大义，为益已多。此为存绝学、息邪说起见，务希鉴允，天下士林，皆受其赐矣。详情另由黄仲韬学使函达。先祈示复，感盼。号·张之洞。

《孙谱》卷七：“光绪二十八年，改两湖书院为勤成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复改为存古学堂，电聘公为总教习。”

附录二 曹元忠为宗室玉岑宗伯师与孙仲容刑部书

仲颂先生足下：夙闻执事治郑氏礼，于《周官经》别纂正义，以匡贾疏。陆倕所谓使圣人正典废而复兴，不图今日复见此著。风雨如晦，听鸡鸣之胶喙；白云在天，望龙门而不见。闻声相思，十年于兹矣。会奉诏旨，命修礼教。以为讨论得失，朱整以付摯虞；增损仪矩，馀庆以引韩愈。昔闻前史，今见及身。遂以大名，褻然入告，并贻书仲弢提学，洵其劝驾。比淹旬月，始读与叔伊学部书，乃知贤者，不我遐弃。既遂愿见之志，请申盍各之义。闻之郑君艺论有云：

“礼者，序尊卑之别，崇敬让之节。”其为礼序又云：“礼者，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则是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本质。每叹汉文之世，去古未远，而礼官善颂，祇知盘辟之容；博士刺经，仅解兵服之制。既非精要，旋就亡佚，曾不如甘露故事。后王取法者，由石渠之议，平奏于萧傅，曲台之记，论说于后氏也。然则佐圣天子议礼制度，讵可蹈发言盈庭之诫，忘吾谁适从之讥，如古称会议之家，各为聚讼，互生疑义，笔不得下者乎？区区之私，诚为此惧。何期来愔，先得我心。自当奉条例于孙炎，禀制度于刁协。虽董钧之参议，多可从用；须叔夏之评处，乃以上闻。敬听主持，谁敢违异。况先生硕学重望，倾动海内。高山仰止，咸深景行之思；其室则迵，尚有人远之憾。一旦亲颜色，闻绪论，有不马宪、陆澄，偕曼容而定服；牛宏、杨熹，随彦之而创礼也哉！所愿骊驹命驾，以慰羈饥，敢布悃诚，伏维鉴察。

《孙谱》卷七：“光绪三十三年四月，礼部设礼学馆，奏派为总纂。得礼部尚书溥玉岑良书。书出吴县曹元忠手笔。”

见王大隆所编曹氏《笈经室遗集》。

附录三 曹元忠为宗室玉岑宗伯与黄鲜庵（黄绍箕仲弢）提学书

鲜庵同年足下：自别风仪，载更寒暑，思维令德，何日能忘。惟乐育英才，广励学官，荀卿之游稷下，最为老师；卜氏之居西湖，疑于夫子。知高朕礼廪，文翁学堂，不足方规模于百一也。弟忝掌秩宗，愧弗克胜。昨岁恭奉明诏，命修典礼，不揆龃陋，粗定章程，入告九重，幸蒙俞允。窃谓颂礼之事，固有司存，如其厘定，以俟君子。风闻瑞安孙先生仲颂，通经笃实，治礼专家，业已奏闻，派充总纂。议礼制度，本圣天子之事，尊德乐道，遇大有为之君，建首善于京师，定太常之因革，斟酌损益，当亦有乐于此。惟弟猥以职守，不遑造庐，既缺相见之仪，安问交际之道。区区之意，行有未慊，用敢浼公介绍，务为延致。倘得安车就道，惠然肯来，则绍泰礼度，出文阿之裁撰；宣武朝仪，悉刘芳之修正。著于功令，为天下式，不朽盛业，莫过于兹。如以年将耆艾，不耐远涉，亦惟执事致主上敦化励贤之志，移风易俗之心，迎申公以蒲轮，见郑君以几杖，冀得强起，勉为条例。威仪章服，待草创于董钧；裁定刊正，资发起于卢植。岂惟典领条奏，益我实多，且将大有造于国家，于以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也。焉有公不玉成其事者乎？至于往来京邑，还归乡里，办装之钱，当奉官财。仰承先容，并求将意。白驹皎皎，会闻空谷之音；束帛戋戋，愿劝邱园之驾。凡此琐琐，以渎故人。敬俟德音，无任跂望。

按：上文并见《笈经室遗集》卷十四。

致黄仲弢书

（光绪三十三年）

奉诵惠毕并南皮师来电，敬悉。师意甚坚，度非口舌所能

争。而轻率遵命，又非鄙意所愿，似不如辞之。实则年来意兴阑珊，凡百灰心，亦必不任鞭策。或以尊意另荐宋芸子任此，似胜鄙人万倍。又江苏知县林颐山，为黄同元高弟，亦可备选，请酌之。十四日。

《孙谱》卷七：“光绪三十三年四月，礼部设礼学馆，奏派公为总纂。五月，广雅张公（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于武昌，电聘公为总教习。公鉴于朝局每下愈况，已抱消极态度，京、鄂两职，均无出就之意，但对广雅未便明言，故发电后，即有手札答黄仲弢先生，为存古推荐替人，以作脱身之计。”按：宋芸子，名育仁，四川富顺县人。

复学务公所议绅书

（光绪三十三年）

让三、雷川先生伯炯仁兄世大人有道：不佞杜门息影，不至武林者已逾廿稔。湖山腾笑，内顾慙然。年来时阅报章，欣审执事维持教育，蔚然为全浙模范，谨与敝里学子同深庆幸。嗣闻支季卿师履任，锐意提倡，博访通人，既聘梓泉方伯为议长而敬延诸君子为议绅领袖，群贤光萃，五善同咨，辉灿德星，遐迩翹仰。不意季师误采虚声，乃复征及鄙人，奉命之下，愧悚无地。当即以衰年多病，不能到省，专函陈谢，并举蔡鹤庠太史、陶心云观察冀用自代，未蒙垂允，复荷驰书，重申谕勸，并俯念其衰耄，暂许遥领。师意殷拳，不宜再辞，只得勉遵。惟是薪脩万不敢领，昨已随函完缴矣。弟少耽章句，晚丁孤露，学殖荒落，百不识一，于教育原理，尤懵无所解。比年敝里同人，强相牵挽，俾厕学界，已非所堪，况复鞭策顽钝，俾从大贤之后，参预风议，驾骀十驾，竭蹶滋虞。加以蜷伏家弄，见闻疏隘，于筹商全局，更不能仰赞一辞，以后倘学署有会商事件，敬求伯炯兄代为兼筹。所冀藉资硕画，不免剧费清神，歉仄万分。至瓯、括两属，倘有应举学务，谨当随时陈达，仰仗主持。遐眷海天，曷任感

珠。浙中学务，仰赖筹，因已蒸蒸日上，敝里幸附末光，亦微有进步。惟是人才衰乏，经济窘绌，实为膏肓之病，荆棘丛生，极难措手。而官办学校，必不如绅办，则又事理昭然，不俟再计而决者。客春弟曾禀商中丞，一律改为绅办，因不合定章未行。固知绅中亦复兰艾错陈，不易甄择，藉名营利，宜有周防。但两弊取轻，绅办不善，得贤有司一纸公牒，更张撤换，便可觐改良；官办不善，绅起而争之，则旁涉政界，胶固纷纠，变幻百出，殆有不可思议者。近时永嘉劝学所诤然为群小逋逃之藪，弟近在咫尺，只得噤若寒蝉，以后尚不知其演成何局，即其一端也。至于筹款兴学，似以仿泰西地方税则随粮带征学费为最善，一则衰分鬻一，足以齐贫富之率，二则征收径捷，可以省经营之烦。事简用宏，无逾于此。只以迹近加赋，格于令甲。于是城乡各董，纷纷各自为谋，热心集事，或不免间涉苛细，提中饱之陋规而官愠，抽落地之税厘而商忿，口疲笔秃，争议纷纭，数米简丝，劳而寡效，徒令种种恶感集于学界，甚非计也。不审诸先生槃才卓识，何以教之。前偶阅沪报，闻诸君子与学署以函牒往来，略有异同，今读台谕，乃知传闻不免失实。窃谓美玉资磋，黼而益莹；良弓得斐，槃而弥劲。议曠言公，固不嫌各申论难，惟是时事多艰，学务重要，廉、蔺释嫌，实深翹望。道远事繁，所欲陈者万端，急切不遑缕悉，谨俟续贡。肃絨先此奉复，恭叩道安，伏维荃察，不悞。小弟孙诒让顿首。梓泉方伯睽别卅年，深切钦企，匆匆未及一修楸敬，并希代致下忱，感甚！感甚！

《孙谱》卷六：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各省裁撤学政，置学务公所，设学务议绅四人，由提学使延访本省学望较崇之绅士选充。孙氏于光绪三十三年受聘为浙江学务议绅。此书与以下致支季卿、学务公所议绅、尹大令及惠卿、雅周暨教育总会各书均录自馆藏《瑞安孙籀庠先生手札》。

致支季卿提学书

(光绪三十三年)

夫子大人钧座：春明挹謁，瞬及廿年，翹企斗山，莫名钦系。客夏欣阅邸钞，敬申渥奉温纶，视学浙水，大贤光蒞，海宇向风，谨与同里士民额手称庆。嗣闻旋节搏桑，荣履新任，拟即肃笺申贺，只因衰病侵寻，楮墨久废，迁移未果，歉仄何如。乃承纡尊下逮，华翰先施，奖谕殷拳，洛诵愧感。诒让自甲午请假养亲，蜷伏家弄，不复与世相闻。孤露以来，意兴益减。少治章句之学，于世事懵无所解，迩来时局阽危，沦胥之痛，时梗胸肌。加以年逾六十，早衰多病，益复无当时需。前者敝里二三同志，集议兴学，嗣又请设学务分处，咸强使承乏，自愧学殖迂疏，无能为役，而以桑梓义务，又不敢诿，勉策驽骀，支撑逾载，力尽筋疲，无补毫秒。顷幸劝学公所奉文裁撤，得以略释仔肩，正深欣忭，乃又猥承钧谕，委充议绅，闻命之下，愧悚万分。窃维强邻环伺，事变纷乘，非广兴教育，无以植自强之基，而经济困难，风气霾塞，普及之效，毫无把握。浙中学务，幸得海内大师提挈纲维，自当渐著成效。然近闻廷议，似将从事强迫教育，造端宏大，筹措尤难。窃谓浙东西七十余属，将求无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无不受教育之官绅，而后有所藉手。今之郡邑有司暨办事绅董，略通教育之旨者，百无一二，而强俾参与学务，其督惑齟齬，殆无足怪。以绅职司谘论，宜博求宏达强毅之士，仰备涓埃之采，吴、邵诸君，咸邃学清望，冠绝时贤，允足副兹妙简。至于诒让之衰朽疏庸，亦荷过采虚声，俾厕斯列，并蒙垂念耄年，许其遥领，师门盛意所以优容之者，无微不至，私衷实深铭琢。惟是外顾乡里之责备，内揆顽钝之衰躯，实有万不敢任之情，此所以昕夕旁皇，慙悚无以自处者也。倘以急切乏人足承兹选，则窃见山阴蔡鹤庐太史元培，深通哲理，会稽陶心云观察潜宣，才识开敏，经猷宏远，倘蒙甄采，必可胜任愉快。诚以忝附

门墙，不敢略存伪饰，谨罄布腹心，荐贤自代。伏冀夫子大人俛鉴愚衷，收回成命，俾步纾感陋，得以杜门课子，尽此馀年，则纫感钧赐，永矢勿谖矣。区区下忱，万望原恕。临颖悚仄，无任主臣。恭叩钧安，统维察鉴。门下士孙诒让谨上。

《孙谱》卷七，光绪三十三年，孙氏“应浙江巡抚南皮张曾敭、提学使丹徒支公恒荣之聘，为本省学务议绅。”

按：支恒荣，字季卿，江苏丹徒人。光绪八年春，孙氏五试礼闈，分校官支季卿恒荣得卷，荐之而未售，故孙氏以师礼事之。

再致支提学书

（光绪三十三年）

夫子大人钧鉴：前日奉诵赐谕，备承渠海，既谅其年力之就衰，复助以义务之靡贷，发函三复，感激涕零。议绅一席，实因学疏望浅，万不足以仰副咨询，故谨沥陈下忱，并荐蔡、陶两绅以自代。乃荷钧翰，仍申前命，顾兹时局之艰亟，重以师谕之殷拳，只得策励驽骀，勉遵台愜。以后倘略有蠡管之窥，谨当随时陈达，用备甄择。惟是敝里学务困难，实有不易揜撑之势，谨为夫子大人缕析陈之：温、处僻处浙东，距省较远。迩来新政颁行，风气尚不十分闭塞者，实赖二三同志，因戊戌、庚子两次事变，讎耻之激刺良深，愤懣之勃发弥盛，相互抚髀奋兴，力求振作，公私学校，得以次第成立，实由于兹。诒让章句腐儒，秉资暗弱，虽少治旧学，略窥一二，而刍狗已陈，屠龙无用，实不足以应时需。前此温、处学务分处之开，因两郡学界同人，强俾承乏，当时程筱周观察，仿泰西文明办法，集众议决，所有办理学务董事，亦均以投票多少决之。两年以来，学界略有发达之机，亦咸藉厚集群力，共相维持。诒让惟是措手受成，得告无罪。然摒绝私人，严拒干谒，亦因此怨谤间生，阻碍百出。前此公举分处学务长，初为拔贡生平阳刘绍宽，嗣因同乡京官黄学士绍箕、徐

侍御定超公电举该拔贡充本郡中学堂监督，改派拔贡生瑞安蔡念萱接充。客冬又因黄君提学鄂中，招蔡拔贡充副科长，又改派试训导廪贡生瑞安郭风浩接办。一切学务，皆系三董一手经理。而庶务长则系廪生泰顺刘项宣任之，亦投票公举之人也。此外，各调查、书记各员，皆取其平时品纯学粹，不敢滥用一人，亦不敢虚糜一钱，实为学界所共谅。去年夏间，忽有永嘉劣衿梅佐羹屡次托人代求派充董事，诒让因公所本无挂名支薪之董，而该衿向业刀笔，声名狼藉，于教育尤毫无所解，严拒未用，因此怀恨，屡次播扇浮言，冀挠学务。前月又捏造姓名，赴省呈控，非徒倚势诒让，并旁诬刘、蔡各董，不遗余力，其谤张险鹜，亮无逃于洞鉴，容另具牒详陈，恭候察断。至温州官场，则因去年乐清陈梦熊一案，以女学校长而被演说革命之诬，其事起衅甚微，片言可折，而守、令均不求甚解，尚未鞠谳定案，遽以陈逆两字，高悬批牒，遐迩传诵，同声骇诧。诒让明知其诬，而未敢公然立异，开罪长官，乃檄郡学堂舍监吴熙周暨乐清县学堂监督洪济琳及举人蒋希周切实查复，均力为陈董申雪。盖吴、洪、蒋三绅皆乐清人，而为锡守（锡纶）何令（何士循）所延聘者，故欲藉其信用，隐为斡旋。乃录禀咨照，仍不见察，遂至大波轩然。幸蒙中丞派员澈查，继又提省质讯，始得平反，然学界自此寒心矣。迩年青年英隽，大都褰裳东游，而在里办事者，又以屡遭反对，厌世者笃守保身之明哲，热心者亦怵聒耳之哗嚣，望尘却步，意兴索然。故校舍虽略有增多，而精神则隐见退缩。诒让以孑然寡助之身，既不能为乡里稍竭微劳，又万不欲与流俗争此权利，当兹荆棘丛生之会，实有进退维谷之情。故前月奉文劝学公所照章停办，私心欣幸，窃喜秉烛之年，得有息肩之地，此后可望不复厕身学界，得安其愚拙。乃昨日自道署又奉大移，飭改劝学公所为温、处学务总汇处，仍照旧赓续办理，逃听之余，愧悚无地。窃念滥厕议绅，既谨遵台命，不敢固辞。惟是温、处学务，拟求另

简贤绅接办，如在籍编修乐清余朝绅，江西候补知府瑞安项崧，甲科通籍，学有本源，乡望均尚允洽，倘蒙委派，必可胜任。而谄让亦可藉此略卸仔肩，感激无量。至另示中丞传谕，拟以省垣师范学堂监督及法政学堂国文教习两事见委，则非徒学殖荒落，万不足以任教员，而衰病残躯，一时亦实难赴省。前此甲辰，南皮夫子开存古学堂于武昌，三次电召委充监督，师意谆切，理不宜辞，再四筹思，终未敢应命。迄今念之，良深负疚。温沪一苇可达，年来张季直展撰、汤蛰仙京卿屡招商议，亦竟不能强为一行，其衰庸无状，不任鞭策，可以概见。伏祈夫子大人于晋谒中丞时代为陈谢，无任惶悚。忝附门墙，故即缕陈衷曲，狂简疏率，不知所裁。恭叩钧安，统祈察鉴。门下士孙诒让谨上。

按：文中所言大波轩然之新山歌案，实为革命党人之为，孙氏于案发后极力斡旋，嗣得浙抚张曾敭及其叔张之洞之缓颊，调浙藩宝棻任山西布政使，调温守锡纶为金华府知府，永嘉令丁维晋为长兴县知县，乐清令何士循为桐庐县知县，其事遂寢。于此可见当时革新与守旧者斗争之烈。

〔待续〕

整理者工作单位：浙江温州市图书馆

